楊子折衷

楊子折衷卷之三

門人[illegible]校

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illegible]已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illegible]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亦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分

即全也
他人食飯已得無饑乎張皇張皇可默識即知也知
識豈有二聖人作易畫出道體使人體之其在書在
天地一也
形則有大小道無大小德則有優劣道無優劣
分德與道不同便已不識道德
旣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巳矣何以曰大矣
哉此正以明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學者
溺於思慮不求其義聖人於頥大過解革盡捐義
用止言其時而歎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

不容鉤深即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粗
一體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
何思何慮全在同歸一致上不識不知全在順帝之
則上帝之則即時即天理也
汲古問易乾卦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先儒謂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
行脩業也此言如何先生曰學貴於博不博則偏
則孤伯夷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
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僻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
學也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語曰君子博

學於文學必有疑疑必問欲辨明其實也辨而果
得其實則何患不寛何患不仁
此段庶幾近之然旣知學問思辨篤行如何常說不
可動意常說無思可以推此曲暢旁通而悟其非矣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心而往卽易之道
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
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
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
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
習之所能故曰不習無不利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強本有者奚俟乎習此雖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不光明者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大必昏必不利

此是死的方聖人之方活潑潑地道本不待習學而人不習學則不足以去私而全道習學非意乎中正之意不可無也

汲古問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何以謂之果先生曰果者實之謂德性人之所自有不假於

求順而行之無有不善有行實焉行虧則德昏矣德性無體本無所動本不磨滅如珠混沙而失其明如水不濁則性不失矣順本正之性而達之是謂果行所以育德

無體即無用也謂德性無體便不識德性且珠與水豈無體乎

汲古問蒙何以養正先生曰蒙者不識不知以養正性

正性亦必須識得知得何云不識不知不識不知云者謂邪知邪識也

人所需待多動乎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此之謂道如此則人咸信之故曰孚如此則得所需矣亨矣得所需亨通或放逸失正故又曰貞乃吉孚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三言發明道心一動乎意則不孚不光不正謂之人心故舜曰人心惟危

正意豈可無大學誠意何謂乎不動意是死灰也

陽剝上剝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之心即天地即萬物即萬事

即萬理言之不盡究之莫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所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

以莫究莫知無階無根爲天地之心即未知天地之心未知天地之心即未知仁即未知道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萬物紛擾萬事雜錯一物也而人以爲天也地也萬物也不可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異也故不可得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

一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惟人執其途而不知其歸溺其慮而不知其致夫是以見其末而不見其本轉移於事物而不得其會通聖人懼天下遂梏於此而不得返故發其義於睽之象夫天穹然而上地隤然而下可謂甚相絕聖人則曰其事同也今攷天地之事陽陰施生同於變化同於造物謂之同猶無足甚疑至於男女斷然不可以爲一人聖人將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則亦有可指之機曰其志未始不通也夫以

男女之不可以爲一人而今也其志則通通則一然則謂之一可也又豈特男女之若可以說合者爲然舉天下萬物如鳶之飛至於戾天魚之躍乃不離於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即魚之所以躍者也林木之喬聳砌草之纖短判然則性之不同而體質之殊絕也孰知乎木之所以爲喬而聳者即草之所以纖而短者也苟於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始木之未萌草之未甲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乎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男者吾之乾女者吾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

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言之者欲使紛紛者約而歸乎此也

饒他通篇說一了終不及西銘理一而分殊也蓋知其渾然者而不知其就中有粲然者也毫釐之差也

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爲難而不能遷改者患在於動意

動意亦惟動私意故改過遷善爲難若夫能誠意則意意念念皆天理卽至善也何改過之難乎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云云善

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情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

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是無思無爲如水鑑如日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耳雖聽而不留於聲照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言不失其本止也非果有其所也

此正邪說誣民也何不於背後生耳目口鼻手足乎掩塞其前之耳目口鼻手足而能有知乎形色天性有物有則聖人之大道也其耳目口鼻手足之氣無

尺寸之膚不相貫徹則無尺寸之膚刺之而即遍身皆痛也何可無乎易言背者狀所不見者也心乎耳聽目視口食鼻嗅手持足行而不役心於視食嗅持行者即止即背也乃是大手段也大抵慈湖有見於禪之無爲而無見於聖學之爲而未嘗爲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者也且人心是活物如何與水鑑比不動終是小伎倆學者不可不知言

聖人治天下禁民爲非而已無他事也禮樂刑政一本諸此自子思孟子之言其失實者猶多而況於下焉者乎

妄議大賢未到他地位安能識他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間舉扇訟之是非忽覺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泯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諭既久畧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

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爲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爲不獨簡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

徒知援儒入墨而不知將孔子說壞了孔子豈過哀越禮而不自知者蓋以慈湖說聖人矣蓋聖人之哀顏子乃性情之正之常門人不及者視之以爲慟耳其實待諸子一般豈有厚薄襯請車爲椁一事可知

汲古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隨寓而有如何分上下先生曰此非孔子之言蓋道

即器若器非道則道有不通處不知此是未知形色天性也未知上下只是一個形是未知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至哉聖言實語也而自孔子以來至于今知之者寡同歸殊塗取喻爾非實有歸有塗也極上下四方之間古往今來萬物變化有無彼此皆一體也如人有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皆一人也自清濁分人指輕清而高者曰天於是靡然隨之曰天指重

濁而重者曰地於是又靡然從之曰他到于今莫之敗而實一物也清陽濁陰二氣感化而爲日爲月爲風雨人物於是生皆一也曰彼曰此曰動曰静曰有曰無皆是物也何以思爲何以慮爲一致爾人自有百慮故又申言曰天下何思何慮知理一而未知分殊連理一亦未識其所謂一亦是死的一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益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尚書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堯典上無所承忽曰誰乎嗟

哉有誰逆順者乎吾將登用之蓋時即道也舜之所以光天下者此也黎獻之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友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臯陶祗敘此也祖考以此而來格羣后以此而德讓鳳凰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勑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為幾謂為庶政之幾蓋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謨經營無出此道是猶此也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卽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

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於言意妙哉時之爲書也非大聖人疇能爲是言易多曰此此卽時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是音之輕清者謂道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爲言終不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乎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道也

慈湖極聰明亦讀書極多但惜其先讀他書有得這

此意思後將聖賢之言皆就己意上說了且不知所謂時所謂此者何物慈湖之說千篇一律又好爲言謂之不動意吾不信也

舜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夫舜所以咨命四岳九官十二牧者孰不曰皆人爲之功而舜諭之曰欽哉惟時亮天功時是也亮信也是天也非一付之自然而不爲也盡欽竭力惟無入於意苟動於意即私即偏而非道心禮樂刑政一入於人爲則違道違天即可致患故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箕子曰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王即天又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箕子能辯之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是謂帝則是謂帝載由乎此則能懋勉則五品遜五刑明則直則清直而不溫則失此寬而不栗則失此剛而虐則失此簡而傲則失此讒說殄行皆失此讒說者似是而非之說以其入乎意也殄行者大過殄絕之行以其入乎意也

意得其中正者即不私不偏未聞一切意皆可無無則槁木死灰矣孔子所戒無意者謂不好的私意耳

如好惡安可無得惟作好作惡則私耳孟子先知言學者不可不知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猗歟至哉此堯舜禹皐益相與講論之大旨而後世君臣往往下視此等語以爲特言其淺者耳特言其見爲臨政事者耳必别有妙者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方可爲至論吁堯舜禹皐益有二心乎臨民出政時有一心窮深極微時又一心乎人有二心且不能以爲人而可以爲堯舜禹皐益乎精一之論卒於欽敬卒於敬脩謂欽敬敬脩又特言其淺者則有淺有

深謂之一可乎益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益豈侮其君謂不足以語夫深者而姑以其淺者告乎臯陶謹厥身脩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謹恐懼爲首語也於乎堯之所以爲堯舜之所以爲舜禹之所以爲禹臯陶益之所以爲臯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存乎放逸慢易此心存乎知放逸慢易心易失則戒謹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

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
理無淺深遠近固不必言其敬謹兢業寅恭戒謹恐
懼非意乎此便是好的意豈可謂一切不動意動心
忍性何謂乎故天運行健而常動人心活潑而常動
惟勿忘勿助之間則動而不動有誠意而無私意矣
慈湖知言不精大抵類此
士大夫學術如此而遽議人主之難輔未可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
求之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學士大夫
既不自知巳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

卽是心已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

至易至簡

句句似是殊未觀易簡之體

簡自以爲能稽衆舍己從人矣每見他人多自用簡不敢自用亦簡自謂能舍己從人意謂知此言亦可矣一日偶觀大禹謨知舜以克艱稽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是是謂己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嘆息舜心沖虛不有己善雖

稽衆舍己亦自謂不能嗚呼聖矣舜豈不能稽衆
省豈不能舍己從人豈虐無告豈廢困窮無告常
人之所不敢虐困窮常人之所不忍廢而今也聖
人曰已不能嗚呼聖矣

聖賢之心愈進愈虛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虛
也禹聞善言則拜大虛也大舜善與人同樂取於人
以爲善又大虛也聖人只是至虛至虛乃至實也慈
湖多少病痛便以爲能如此後覺其未然猶復以聖
以天自居何也爲其徒見空空地虛而未察見道體
之無窮也見道體之無窮則自不能不虛

懋哉者是勉其無動乎意以行其私也

侮聖言以附已私見多類此

汲古問舜欲觀古人之象命禹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之於裳是為十二章至周則升三辰旂而衣五章裳四章是為九章其取象增損不一而論多不同未明其義先生曰象服十二章以舜之聖猶未盡明命禹明之禹所明又不傳于後後學何敢遽言家語云心服衮職其義可明人心卽道神明廣大無所不通日月星辰皆光明無思無為而無有不照卽此

心之虛明光宅天下山以象靜止不動而發生庶物龍以象變化不測而霈澤博施由是心而發諸禮樂政事煥乎其有文章則華蟲似矣清明■澄蕩蕩難名即水之難於形容姑繡以藻則水可見矣火之光照象此心之照用宗廟之彝尊以其行道致孝米以養人而君心常患乎不博粉而散之則其廣惠及黼爲斧形鐵黑而刃白如此心之剛斷柔而無剛亦足召亂半白半黑者即天時之秋冬地之西北二者之間乃乾之次合於天道非出於人爲黻形兩已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東青

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爲冬春之際一
歲之分象此心之辯察是是非非也衆職如此豈
可不心服之服事也當從事乎斯道也
正見舜不自用處而云舜未盡明陋哉自人心即道
以下逢人說這一套話可謂默識之學乎大抵皆是
附會聽說也而自以爲明於大舜矣可乎
舜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此
微覺治之大速故禹有兪哉之言後曰無若丹朱
傲亦謂撻之遠微有傲忽庶頑之意意微起則浸
而至於慢遊至於傲虐其末流安知其不至於固

水行舟之類甚言之所以懼舜
如此等說便以爲舜之傲慢微起意便至於罔水行
舟之類固哉其爲書也
帝堯光宅天下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寂然
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以默安天下
之民文王之不識不知而德化自足以及廣者此
光也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光也
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爲也然
此非於聰明文思之外復有所謂光也堯之聰明
文思非出於人爲非由於造作耳不蔽於聲而自

聰目不蔽於色而自明聰自無所不聞明自無所
不見使胷中微有意有我則外物必得以蔽之惟
其無意無我故虛故明故不得而蔽故無所不遍
文著自此而發有自然之文思者以此而思有自
然之深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
爲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深悟孔子曰吾有知乎
哉無知也則黙悟乎此矣
此說得堯是虛應的光如佛說光耀耀地而不知下
文許多實處如惇敘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及治
曆明時以下等事皆實事也虛實同體既竭心思繼

之以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必行先王之道且以
舜知爲聖人正是禪宗
簫韶九成何以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爲能
使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舜於是乎作歌曰惟是
爲幾幾微也動之微也是爲感動之幾也猶機
其發甚微其應甚遠其道心之微乎其精一之神
乎是幾也可言而不可見可以略言而不可詳言
欲知此幾即元首之起哉是也即股肱之喜哉是
也即百工之熙哉是也是幾也爲正爲中爲和爲
樂爲治爲熙爲敬爲欽爲善爲一臯陶所謂念哉

者此也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此也所謂屢省乃成者此也所謂明所謂良所謂康者此也所謂叢脞所謂惰所謂隳者非此也

其以喜起熙爲幾此即拈花豎拳之意

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後世學者率求道於心外不悟吾心之即道也故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子思亦曰率性之謂道道殆不必言率也性即心心即道道即聖聖即睿言其本謂之性言其精神思慮謂之心言其天下莫不共由於是謂之道皆是物

也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非聖乎人惟不自知故昏故愚孟子有存心養性之說致學者多疑惑心與性之爲二此亦孟子之疵

百姓日用不知本謂行習而不著察者也乃以不知爲道何也在道卽不須言率在人則安得不率性者心之生理故性字從心從生謂性卽心心卽道道卽聖可謂混而無別試看中庸首三言何如是未知孔門之學者

文王不大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爲微

細之間熈有理順之義緝熈者進退精微之謂進
德之實非思也非爲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爲也
惟可以言止止非思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
不屬於思爲所謂不識不知者此也安女止者此
也文王之所謂緝熈者緝熈此也惟不動乎意不
屬乎思爲故緝熈融釋猶雪之融於水猶雲之散
於大空其緝熈於思爲微細之間融釋於無思無
爲之妙如此豈不是美而可歎服哉故曰於惟其
道心不識不知故聲音不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爲
穆穆也

思無邪非思乎思曰睿九思非思乎正思豈可無惟

邪思不可有耳此卽寂滅之指

楊子折衷卷之三

楊子折衷卷之四

論春秋禮樂

王荆公敢廢古經而自是以亂天下觀慈湖以聖自處敢於非古聖賢之經訓若得荆公之權亂豈減荆公哉學者欲知言當精擇之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言無物之妙而又曰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此非孔子之言也守形之說乃老子言也截去同歸

殊途一致百慮而獨言何思何慮便是佛老之說也
不足辯也

毋不敬則常清常明儼然若有所思而非思也無思非寘然而昏如日月無所不照而非思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皜皜乎不可尚已純然渾然即此妙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即此妙也月至者終月如此日至者終日如此老子曰我獨怕兮其未兆未兆者念慮之未形也學者求斯須思慮暫止不能

而老子能久持之曾子戰戰兢兢亦入此也

老子宗指豈可與孔顏曾子同日而語若有所思也

何謂無慮勿忘勿助之間此正思也可見慈湖尚未善思

小戴曲禮篇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報非德乎又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戴不思孔子之言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乎行爲先文爲後天下之常理聖賢之常言而戴先文而後行蓋戴以文爲本務其心不主於善行是謂本以文行雜之正猶漢宣帝曰本以霸王道雜之大抵自漢以來天下風俗本以利而雜以義歷千載而不變皆戴之徒助成其俗也此無他人欲盛於

中度實行非己所長姑從其所長於博聞強識而尚之人之常情多言己所長爾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非孔子之言亦非德行諸賢之言也至於戴記之博聞強識益陋益鄙矣論語所謂文者詎如是乎夫聖孔子不居而戴以聖自名其矜大昏闇之狀備見於此

慈湖之學可謂鹵莽矣本不知聖學之要惟在知行必先知之乃可行而妄疑聖賢經傳可謂亂教矣而學者多宗之豈不可惜貴德者得之於心而無所爲而爲者也報施者己受人之施而必報人受己之施

亦必責其報有所爲者也博聞強記知也敦善行行也文知也行行也忠信則兼存乎知行之中何得爲悖何得爲非孔子之言其以聖爲名或其父名之未可知也而遽以此爲矜大乎

孔子適衞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於是窺見聖人日用變化之妙即天地四時不無愆陽伏陰之妙是謂大德則無踰也小德則出入

可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殆聞
夫子之誨而微失其辭德本無小大小大之言因
學者而隨施初無實意也天地變化何大何小子
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蓋孔門誠有是論然小
大之論因人而遇施謂其果有小大不可也謂其
果無小大亦不可也孔子曰無可無不可此誠有
不可以言語解釋之妙不可以心思測識之旨孔
子自謂莫我知也夫比世好古學禮之士觀脫驂
於舊館之事使不知其爲孔子必以爲輕重失倫
已所不爲今雖知其爲孔子亦莫喻孔子之心往

往以爲流傳之失實夫流傳之訛妄者有之矣如謂子鼓琴見猫取鼠欲其得之遂有幽沈貪得之音此則訛妄矣如謂堯瞽瞍北面朝舜孔子曰殆哉此則訛妄矣脫驂之事非訛也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孔子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利欲之過內訟可也脫驂之過陰陽寒暑之爲偏也聖人日用不識不知純純皡皡不知老至遇於一哀而脫驂天道之變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而後學以輕重爹

寡觀之陋矣

哭舊館人而脫驂事好事者爲之也聖人禮義之中

正以其心中正之極故不過其則也且孔子哭顏子比於舊館人其情義之厚薄何如耶觀孔子不以車賻顏子則其不以驂賻舊館人可知矣用財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豈可因其涕出之無從乃以驂附會之耶是僞也而慈湖遂以爲聖人不識不知純純皜皜不知老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聖人乃茫茫蕩蕩猖狂自恣的人又云脫驂之過如陰陽寒暑之爲偏也豈足以爲孔子

明堂位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罍之爲象雷也古雷三田字雷猶雲也禮物多爲

雲象皆古列聖勤啓誨後人之至震動變化如雷如雲皆足以爲道心變化之默證非誨詁所能殫孔子曰風雨霜露神氣風霆無非教也

慈湖言道心未嘗不常明惟蔽故昏是也但欲震勤變化如雷如風霆則未免有禪者杖喝警動之意至於曰酌於中而淸明於外則幾於可笑矣不知道者之言固宜其委曲於意象文義之末而不悟本有之中也是中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人以之靈是中人之所自有中無實體虛明發光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皆其妙用純然渾然何內何外何

思何慮而言酌酌於中而清明於外惡有是理也哉酌於中而清明於外是因黃目之象而釋其義亦何不可如堯欽明文思光被四表是也至云中無實體大害道既無實體何以有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妙用乎言何思何慮而不言同歸一致殊未見道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至矣哉大矣哉可謂斡旋天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

鄭康成謂謙不比德坐井觀天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不玉古之制也行則聞佩玉之音君子之禮也吾聖人獨異於是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

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清明而健行者是也博厚而靜止者是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皆此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皆此也山以是峙川以是流草木以是華以是實禽以是飛獸以是走蟲魚以是動躍天地間變化萬狀皆象環之文理也混圓而無端也五寸五行也五常也錯綜成章綦組綬也天地萬物萬化非彼孔子非此也五非有聲象非無聲也一以貫之也一非寡萬非衆也是故天數五地數五一也十百千萬億以至於無窮一

也所以事親是也所以事君是也所以尊卑所以長幼所以夫婦所以朋友是也無庸加思焉而未嘗離也愈思而愈莫之及也及不及一也思不思一也至矣哉大矣哉孔子之象環乎可謂斡旋天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不可贊也不可論也而愚不肖之所同有也不自知其有爾顏氏之子其知之乎月至日至者其知之乎知不知一也知不知一者孔子之象環也

聖人只是謙謙虛虛何嘗有自誇自大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聖人自視不及天下之人何

嘗有此自誇自大乃慈湖自誇大故附會其說爾至
於無聲之說及不及思不思知不知之說愈遠矣
知道則信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百姓日用無
非妙者惟不自知故昏亂也故曰物使之然則全
以爲非裂物我析動靜害道多矣禮樂無二道吾
心發於恭敬品節應酬文爲者人名之曰禮其恭
敬文爲之間有和順樂易之情人名之曰樂庸衆
生而執形動意形不勝其多意亦不勝其多不知
夫不執不動則大道清明廣博天地位其中萬物
育其中萬事萬理交錯其中

日用不知即是行之不著習矣不察即非君子之道何以云妙云大道清明廣博而天地萬物便位育皆非聖人之指位育亦要致中和如何孔子中和之極而不位育蓋天子不得邦家無致之之地也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日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斯言見小戴記學者厭觀熟誦聖誨切的如是而未聞有表而明之者此無他無意之可解無説之可求如空之不可升如金

王之不可鑽或者強爲之說則曰其相生有義焉
噫嘻異哉孔子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未有相生
之言也而亦曰至者又何耶至卽不可見不可聞
彼惟不知可見卽不可見可聞卽不可聞故棄粗
而求精棄一而求二哀樂必有物人以爲必可見
哭笑必有聲人以爲必可聞而孔子則曰不可見
不可聞非棄形而言義也形卽無形無形卽形聲
卽無聲無聲卽聲正不必作意以離之也據實而
論不見其爲二也意作而始離始二也自孔門諸
賢猶率病乎意故孔子諄諄止絶之曰毋意而況

於後世乎意積見牢故雖聞正實之言反駭怪以爲不可解今學者誠盡屛胷中之意說則自明自信矣

哀樂相生一語便見皆非孔子之言哀樂生於心隨感而應豈有哀生樂樂生哀之理不可見聞謂道體也若用則何嘗不可見聞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是亦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下管象武(家語作[illegible])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宮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家語作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孔子又曰入門而縣興示情也然則縣興而金作鏗然而鳴即吾之情也何以言爲也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德也何以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宮商節奏皆吾

之用也鸞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即吾之中采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畎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日于其前而昧者不見不聞也耒耜之器耕耘之勤良禾之秋榮耘耔之仁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步中和鸞之節聲諧韶濩之音此豈說合而強同

之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學道者率以言而離默而近孔子引三子歸之一默之中庶乎默而成之矣

引孔子閒居一段亦從他說只內中以天地萬物皆吾之體純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以體用二字對說便不是謂天地萬物同體可也而以爲體用之體則天地萬物獨無用乎宮商節奏獨無體乎又謂畎畝之中雖未嘗有兩君相見之禮金聲之樂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乎前此便見怪的話即此僧雖不言其聲如雷之說天地間有只是有無只是無

何必如此說

大戴記公與孔子言而善孔子曰君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大哉聖言發明道心坦夷明白至於此也惜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人知之庶其有覺者道心人所自有無俟乎求惟私意蔽之始昏始惑今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二聞於師也私意盡無純誠著見即道也而公不自知其為道故孔子吁焉其色發嘆而告曰君行道矣惟孔子知之公乃不自知故驚曰

道耶孔子安得不正言曰道也此豈惟啓明曾公之道心亦足以啓明萬世之道心以一言許曾公以道孔子恐未有如此諛佞之風慈湖蓋以附會其說爾

簡常讀大戴所載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簡不勝喜樂其深切著明簡自總角承先大夫訓廸已知天下無他事唯有道而已矣窮高究深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陸先生坐問荅之間忽覺簡心清明澄然無滓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用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

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爲聖簡謂人本心知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賢之言爲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即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簡謂忠者與人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吾庸常之心即道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即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即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即道

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亦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他之心謂之忠信故使三子識之或傳錄失眞而微差歟後讀大戴記孔子忠信大道之言如獲至寶蓋深喜得聖言爲證正平常實直之心卽道孟子亦以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故日用平常不假思爲靡

不中節是爲大道微動意焉爲非爲僻始失其性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

大學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中心爲忠實心爲信心中正故實也有此實心故有此實事故曰忠信以得之今言忠信爲大道異於聖賢之指矣又忠恕雖同一實然中心爲忠如心爲恕體用之謂今不分別反非程伯淳之言蓋未可以語此其間吾心卽道虛明無體之言尤害道

乾知大始是讀作太始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辭意亦音大自作繫辭者已失孔子大旨而況於後世乎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裂易與聖人爲二豈孔子一以貫之之旨簡嘗曰幽明本無故何必仰觀而俯察也死生本無說何必原始而反終也皆指繫辭之蔽易天地一也何必言易與天地準準平也言二者平齊其辭意謂實二物而強齊之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裂道與器謂器在道之外邪

易字指得甚廣在人心之動靜變化亦是在天地之日月萬物變化亦是在卦畫之奇偶變化亦是此易

與天地準易字。指書爾。若指道。何必言準。易言仰觀俯察。亦聖人見天地之易而畫卦爾。至於形而上下之疑。蓋未知道器同形。

子曰學而將習之不亦說乎知學之道者以時習而說不知學之道者以時習爲勞苦勞苦則安能時習時習必不勞苦今學者欲造無時不習之妙斷不可有毫釐勞苦之狀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人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放他求則成勞是心有安有說無勞無苦是心初無奇初無心則吾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口語心思

之心此心非物無形無限量無終始無古今無時不然故曰無時不習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不知學是學甚麼時習習甚麼之字是指甚麼說是說甚麼便是無頭腦的學問今攷經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而曰以時習而說是以聖言附他說矣不可不辨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吓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

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使所習有說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易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與道而無俟乎復爲也

孟子必有事焉要知所事者何事孔子下一之字正

欲人求所謂之所習者何事若不知此事而習是道家所謂鼎内若無眞種子如將水火煑空鐺也時習與易不習之習不同易直方大是成德者故不習無不利也由時習可以至此何其察之不精耶時習者不免有意意最好意至於不習無不利則可以無意矣然意豈能終無無則死人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之學異乎他人之學他人之學冥行而妄學孔子之學明行而實學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於此深省天下何思何慮實無可思慮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中之物無俟乎思無俟乎復慮至於發憤忘食雖憤而非起意也好謀而成雖謀而非動心也終日變化云爲而至靜也終身應酬交錯而如一日也是謂適道之學

陡然語及何思何慮而不知同歸一致之實是禪而已矣謂發憤非起意好謀非動心正如禪謂終日食飯未嘗咬破一粒粟終日穿衣未嘗掛一條絲豈有此理聖人之學雖憤雖謀無非誠意之發勿忘勿助

之問乃終日動意而未嘗動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汲古問人既知覺則無不通達何孔子謂五十而知天命先生曰此聖人之學也自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學力進進有次第志學之初雖已知天性之本然而習氣間起未純乎天日用應酬人爲未盡釋至五十始知皆天命無俟乎人爲六十而耳順無所不順有順無逆純乎天矣觀此則講學徒以知覺卽學而不言進脩擴充之功者非聖學矣

先生曰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温故則善

有進而無退知新則善愈益而愈通道不在他善而已矣

慈湖之學終未免支離溫故知新是一事溫故中自有知新之益日新之謂盛德如何分溫故與知新作二事聖人之學只是一段工夫

子謂子路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大哉聖言夫不知而曰是知何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謂忠信為大道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不知為不知誠實無他無思無為非

道而何聖言善於明道如此
此段所解皆非聖人本指慈湖借以附己意爾觀者自知
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即平常實直之心空洞無形體無際畔變化云為不可度思矧可數思誠實之妙如此復何求即此即知
大舜之聖亦只是察於人倫明於庶物由仁義行爾何必誇大許多神妙無形無際且山野愚夫亦有平常實直之心果為知道乎餘辯見前
此不淫不傷之妙至矣哉至坦明至簡易從心所

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自怒自不遷自懼自不懾人之本心自如此不昏不放則常如此微昏微放則不如此意起則昏意起則放

從心所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雖顏子亦不敢如此說須不遷怒不貳過工夫熟後乃能如此辯意起之說見前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仁者欲惡與衆人同於不以

其道得之則不處不去則與衆人異志於仁用力
於仁則必不處不去自古知道者大不易得比一
二十年覺者寢多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勉學
者用力於仁也盖知者雖覺而舊習久固未精未
一唯純明無間輟始能盡仁智者所覺造次顛沛
已無非妙用矣然蒙養未精一與精一者不同此
曰必於是者明精一也聖言一字不苟學者感聖
訓明切罔極之恩何以報也
慈湖談何容易孔門三千之徒親炙聖人之道德用
行舍藏可以與者惟有顏子慈湖之德未及孔子一

二十年之徒未如顏子安可云覺者寢多恐這些門徒被惑入於佛之精一矣乎舜云惟精惟一兩惟字可見不是混說的精一必精以知之至而又一以行之至知行並進上達天德孔子所謂不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如此做工夫熟後乃能得不處不去之時幾也慈湖談何容易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切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却行而求前也不知夫舉匙施筴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

始不仁矣仁人心也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
而不動焉
慈湖如此穿鑿至於起意之說乃終日食飯未曾咬
破一粒粟之說
孔子教學者惟言仁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
之必失之仁則常覺常明如日月如水鑑如天地
中庸曰力行近乎仁仁非徒知不行之謂果實核
中之所藏曰仁此仁無思無爲而能發生仁道亦
然聖人正名百物而寓教焉其旨微矣
以常覺常明言仁何啻千里又言仁如果核之無思

無爲能發生果核無知之物人心有知之物安可比
而同之以心如果核是以心比槁木死灰矣殊不知
人心以生理爲仁果核以生意爲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
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爾一日
洞覺則知死生之非二矣則爲不虛生矣

慈湖只是終身以這些來譊弄精神虛明無體皆禪
也至於未嘗生死何以從古聖人有生死之說只言
有生死而無存亡便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

心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耻惡衣惡食是
墮在事物中爲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知是
無理也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爾雖有至義
何爲乎轉而爲窮文曰物爾初無理字義何爲乎
轉而爲理據經直說格有去義格去其物爾程氏
倡窮理之說其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僞
旣以去物爲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爲窮理
之說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
在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於物而此心不明故不
得已爲是說豈曰盡取事物屛而去之耶豈曰去

物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論吾心中事爾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其中十百千萬皆吾心爾本無物也

不言理而言物便是實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自是實理舍物而言理便是虛理與人倫不關涉此釋氏所以棄人倫得罪於聖人也慈湖謂有物則格而去之則亦又起一意此釋氏所以必要去絶根塵是又起一粮塵硬把着爲徒勞非易簡自然之學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無適無莫非學而至者也君子之心本如此也豈獨君子之心如此此舉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本如此而或者蔽之故有偏倚有適莫若曰我欲如此我不欲如此吾方寸中窒矣碍矣安能惟義之從君子之心如太虛安得有適與莫也人心皆然識我之心則識君子之心

釋氏之無適莫與聖人之無適莫不同釋氏之無適莫無主也聖人之無適莫有主也何謂主天理渾然廓然大公也故能因物順應義之與比釋氏去理障

只是空空地故不能順應只是一切不動便下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何啻千里聖人是生的無適莫釋氏是死的無適莫

汲古又問曾子指忠恕爲夫子一貫之道則忠恕即道矣至中庸却謂忠恕違道不遠如何先生曰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此言未安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爲違道則何由一貫一貫是一片無間斷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忠恕有淺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深者也忠恕違道不遠者淺者也若忠恕熟

後即是道去道不遠故曰違道不遠違者去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省視聽言動者道也俯仰屈伸者道也寐如此寤如此動如此止如此徒以學者起意欲明道反致昏塞若不起意妙不可言若不起意則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

千言萬語只是這箇宗指以視聽言動爲道俯仰屈伸爲道即錯認聖人也以由戶爲道是以器爲道矣運水搬柴無非佛性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言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醒日用云爲無非變化無非斯道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于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念皆妙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惟毋動乎意

蔽猶前章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孔子曰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何也盖孔子之言
非謂中人以下不可以爲堯舜但其氣質昏其難
以語上不可云者難之辭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
不移亦非謂其斷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可
告語不肯爲善亦猶上智之不肯爲不善故曰不
移

此節却是

門人江都葛澗刻在新泉精舍